

◇ 一柄柄锋利如泓的新月弯刀，从一个身体上窜出，便又迅疾地插入了另一个躯体！弯刀闪过之处，一个个刚刚还鲜活着的生命，便颓败成冬日的落叶，片片凋零于萧萧大漠！

◇ 秘色的双臂被紧紧地压制住，她无法承受这种陌生的情潮夹杂着浓重罪恶感的双重夹击，神智迷乱而惊恐，口中哀哀低吟，“艾山，不要，求求你，不要啊……”

◇ 秘色扬眸静静望入艾山深情的蓝眸，她悠然绽开一朵微笑，那微笑
在薄雾缭绕的晨风中，微微轻颤，清丽娇羞，宛如一朵静静的雏菊，
柔弱却高扬着生命的骄傲。



建议上架 · 武侠言情

ISBN 978-7-229-00974-8



定价：34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宫奴 / 回回苏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8
ISBN 978-7-229-00974-8

I. 宫… II. 回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0734 号

宫 奴

GONGNU

回回苏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王 淋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钟丹珂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24.5 字数: 449 千
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0974-8

定价: 34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将、高僧大德之外，大唐皇室严令不允民间使用、收藏秘色瓷。

可是，尽管手里捧着这独一无二的传世手艺，沈家的瓷厂依然日益惨淡，传到了沈仲纶手里，就更是江河日下。沈仲纶情急之下，竟然私自将专供朝廷的秘色瓷卖给了西域的商人，这一旦被朝廷查知，将是满门抄斩的祸事啊！

如何消弭祸端？沈秘色便成了沈仲纶手里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。攀附上一方权贵，便是沈家未来唯一的出路。

陆吟，是沈秘色自己选就的夫婿。比之沈仲纶拿来的名单上的人，毕竟陆吟是沈秘色唯一曾经见过的——尽管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，尽管那一年她只有八岁……

可是陆吟此时远在西域边关，何时能够班师回朝都是一个未知之数。所以沈秘色毅然决定亲赴西域。恰好朝廷有一批粮草要运去西域，沈秘色便与之同行。

一路奔波。

押运的军队忌惮着朝廷日期的严令，而沈秘色则是沉浸在自己的惆怅之中。

当终于出得玉门关，车厢外的风骤然凛冽起来，沈秘色知道，自己那曾经以为还在遥远未来的命运，已经铺排在眼前了。

本就是自己选择的命运，可是当自己终于要伸出脚去履践之时，心下却为何依然有这许多惴惴地不安，与惶惶的——不甘？

已然踏上了这西域的大漠，早已不是大唐的十里软红；耳鼓里猎猎的是塞外的罡风，曾经伴随着自己成长的吴侬软语如今只能沉浸在思乡的梦里……

是夜，月色清朗，大漠静谧。押运官通传过，说天德关已然不远，今夜连夜赶路，明日一早便可到达。

沈秘色的心不由得紧紧被提拽了起来。

仿佛是为了应和沈秘色的心境，车厢外传来的马蹄声也渐渐杂沓，全然不见了之前的整齐有序。更为异常的是，许多驮运粮草的马匹，不约而同地兮溜溜嘶鸣起来，任凭赶车的官兵如何挥舞鞭子，只是一径地用前蹄刨着脚下的沙砾，不肯前行！

少顷，沈秘色所坐的马车也跟着颠簸起来，显然给自己拉车的马匹也感受到了其他马匹同样的焦躁情绪。

沈秘色心头不禁惶急，却不知道这惊惶何来，自己又只能呆呆地坐在车厢中，丝毫帮不上忙。

忽然，远处，一声清亮的羌笛声骤起。沈秘色心下说不清为何地咯噔一个惊跳。顾不得繁缛礼节，沈秘色高高挑起窗帘，极目向羌笛声响处望去——

天边，幽蓝夜幕与如银大漠的交界之处，月如弯钩。一队黑色的身影仿佛从月钩之下奔出，势如乌云，迅疾如风，转眼间已经冲到了粮草押运队身前！

黑衣、黑色头巾、黑色的面纱，黑色将马队几乎融入了幽蓝如墨的夜色，全然无法分辨他们的身份！

押运官凛声惊呼：“这是朝廷押运至边关的粮草，你们这群宵小，意欲何为？！”

却没有应答，只看得见一片弯曲如新月一般的刀举起，映着如银的月光，仿佛一泓泓清冽的泉水，骤然倾泻而下——噗噗，无数闷声响过，一朵朵血花如喷射的焰火，腾空而起！

许许多多的官兵，尚未辨清形势，便在懵懂之中，葬身于弯刀之下！甚至——都来不及惨叫一声……

一柄柄锋利如泓的新月弯刀，从一个身体上窜出，便又迅疾地插入了另一个躯体！弯刀闪过之处，一个个刚刚还鲜活着的生命，便颓败成冬日的落叶，片片凋零于萧萧大漠！

沈秘色死死咬住自己的唇，不让自己的惊恐嘶叫出声。她的指甲深深扣入车厢的窗棂，有的指甲已经被窗棂折断，一丝丝殷殷的血，从嫩白的指尖滑下，沈秘色却压根没有感觉到。

有一种惊恐远远比肉体的疼痛更为鲜明。尤其，眼前一个个生命的凋零，都将死亡的阴影一步步地向自己推进……

眼睁睁看着死神一步一步走来，自己却根本没有任何抗拒或逃避的法子，这种心理上层层堆叠起来的恐惧，竟然比死亡本身更加骇人！

茫茫大漠，陌生西域。

没有一个自己认识的人，没有一个自己可以逃生的方向，沈秘色的心渐渐麻木——既然无力逃生，索性引颈赴死就是！

吡——，嚓——，一阵低沉却又清脆的裂帛之声传来。沈秘色深深地闭上眼睛，她知道这声音便是新月弯刀劈碎车厢门帘所发出的声响——死神，终于破门而入了！

那般清澈如泉的刀锋，滑进肌骨，是不是会犹如山泉般清凉？

即便是死亡，但是刀锋与肌骨相接的那一刻，是不是也会是舒畅多于疼痛？

风沙西域，莽莽大漠，肌骨对于水的渴望，是不是可以全然掩盖下死亡的——残酷？

沈秘色恬然地闭目等待着，等待着皮肤染上那清泉般的清凉，等待着自己终于可以释然的解脱……

身边，一个身影裹挟着浓重的迫近感，氤氲袭来。沈秘色甚至感觉得到，寒凉的刀光，映着如水的月色，凛凛地映射在自己的脸颊之上。

自己的脸颊，此时一定与无垠的大漠一般，苍白、寒凉。

沈秘色高高仰着面颊，静静地、绝望地等待，却——始终没有。

当沈秘色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刚刚想睁开眼睛时，却忽有一股滚烫的热流，夹带着腥膻之气蓦地激射而来，直直溅上了自己冰冷的脸颊！

沈秘色不禁“啊——”地惊叫出声，猛然睁开眼睛，向身边望去——电光火石之间，只见一柄弯刀落处，两个黑衣的身影跌落在马车前！

被杀者是黑衣人，可是杀人者同样是黑衣人！

这，是怎么回事？

还没等沈秘色反应过来，那杀人的黑衣者已然伸过长臂，探手将沈秘色掠入怀中，拧身飞纵上马，映着幽蓝夜色，奔向如盘的圆月！

沈秘色努力不让自己跌入昏迷，她用尽气力睁大双眸，凝神望向搂抱着自己的黑衣人。

夜色幽深，仿佛水墨洇入水中，层层浸染。

月色星辉，却无法穿过他一身浓密的黑衣，只恍惚看得见他眼侧的轮廓。

他，是谁？

他们，要做什么？

沈秘色顾不得马儿飞奔卷起的风沙，哑着嗓音喝问：“你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”

夜色幽蓝，大漠如雪，那黑衣人终于在骑行的间隙，向沈秘色瞥来一波眼光——湛蓝如波，盈盈潋滟……

那是一抹直达心底的幽蓝，深邃、轻灵，仿佛蕴藏着千万年的诉说，又满含着千万年的忧伤……

沈秘色的心，重重一坠。

仿佛被施了魔法，讷讷着，再也无法继续之前的坚硬，再也无法问出之前的问题。只能定定地望着他，甘心情愿地被他带走，哪怕海角天涯！

月色似银。
大漠如雪。
夜色幽深。
天地宁谧。
只有这一抹蓝，亘古粼粼……

2. 回鹘牙帐

混沌沌，沈秘色浑觉自己仿佛一件破败的行李，跌坐在耸动的马背之上，随着马儿的奔跑上下颠簸。

神智倒也是清醒的，却似乎游离得很远，高高飞升至半空中，遥遥地俯望着自己的肉身，仿佛一切身体的痛苦都与自己无干。

天光已然大亮，可是黑衣人的马队似乎全无停歇下来的迹象。只是在路过绿洲时，让马匹歇歇脚，饮了点水。

沈秘色钝钝地用舌尖触了触干裂的唇，大漠干燥的风早已夺走了唇舌的润泽。

连马匹都有机会停歇下来饮水，可是自己的待遇竟然都不及那些马儿。那一直紧贴着自己脊背的蓝眸男子，从未允许自己下马，甚至都没问过一声自己是否口渴。

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觉得火辣辣的太阳已经渐渐地变得温和，沈秘色忽地被身后的男子一手提起，扑通一声掼落在地。

沈秘色不敢相信地抬眸望他，他似乎真的将自己当做了一件行李，随手便扔在地上！

接收到秘色投来的眼神，那黑衣的男子面罩下的蓝眸一闪：“让你清醒一下，看来一路上的太阳已经把你晒昏了……”

沈秘色环视周遭。触目所及，已经不是大漠风沙，而是一处生意盎然的绿洲。一项项白色的帐篷，错落有致地点缀在绿树青草之间。

马队中的黑衣人也纷纷下马，松弛下来地开始高声说笑，有的已经解下面罩，有的招呼着众人来接应掠夺而来的大唐粮草。

沈秘色回视蓝眸男子：“你是谁？这是哪里？你要把我怎么样？”

那蓝眸的男子却压根儿没打算回答，自顾自跃下马背，摘下腰间的弯刀，解开缠



头的黑色头巾，卸下遮住面孔的面罩——

沈秘色不由得愣住了。

她忽然觉得自己的心脏，蓦地停摆。

沈秘色随着他的动作，看到他的庐山真面层层揭开，看清他披散在肩背上的卷曲长发，看清他宛如雕塑的面部轮廓，看清他似笑非笑微抿的唇瓣，看清他——迥异于大唐汉人的相貌。

有身着五彩纱裙的女子走来，长长的青丝梳成无数根整齐的麻花辫子，她恭敬地跪在他的身前，缓缓脱掉他黑色的外衣，用净瓶里的清水，仔细地洗去他面上的征尘。

他微微闭上双眸，长长的睫毛覆盖在高高的颧骨之侧，享受着女子细致的侍候。

沈秘色敏感地发觉到，女子在用自己的指腹划过他的身体、面颊时，每一寸都仿似百般留恋。那女子的面颊，微微地绽放着绯红，眸子晶晶闪亮，仿佛眼前的他就是世界上最为尊崇的神祇，是她心上最为珍贵的宝物。

良久，侍女终于结束了最后一个动作，用一条一指宽的金色皮绳束在他的额上，将梳理好的卷曲长发固定住，方才施礼告退。

他悠然睁开双眼，望着眼前的女子，暖暖地微笑：“米娜瓦尔，辛苦你了。今晚，我会去你的帐篷……”

那名叫米娜瓦尔的女子，立时宛如阳光下最美的花朵，整个身子似乎都在发着氤氲的光，盈盈着眼波，羞红着脸颊离去。

身在大唐，虽然也是风气开化，但是毕竟身为大家闺秀，沈秘色几时曾经听过这般露骨的情话！

尽管自己只是个旁听者，又是一个身份暧昧的俘虏，但是沈秘色依然压抑不住地满面通红，心口如有鹿撞。

抬眸望向那蓝眸男子，他也恰好将视线向她投来，两个人的眼神凌空一撞，沈秘色只觉心神猛然一荡。

蓝眸的男子，目光也是微微轻闪。此时萎顿在地的沈秘色，绿色压金色丝线织就的襦裙，配上面颊上轻舞的两朵羞红，不但极好地掩去了一路上的颠簸憔悴，反倒更因了那一抹疲惫而横生几缕娇慵之态……

气氛正微妙间，忽有一黑衣人上前禀报：“可汗，大唐的粮草已经全部卸下。那几个车夫，就再也没有留下来的价值了。是否……”那黑衣人，不经意地向秘色瞥来一瞥眼波，涌到唇边的话，没有直接说出口。

秘色敏感地察觉了那黑衣人掩饰下来的话，心下骤然缩紧。

她仓皇着眼神，狂乱地扫向粮草车队的方向。一个个大唐的车夫，本来都是军队征召来的普通百姓，千里迢迢远赴西域而来，为的不过是官家多赏的几两银子。可是他们却无法预测，自己竟然身逢骤变，不但那几两银子都已经不可能拿到，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已经成了人家刀俎下的鱼肉……秘色不由得想到，在大唐，在他们的家乡，他们的妻儿老小还在等待他们回去，等待着他们带回去的银两维生……

秘色心底忽然涌起磅礴的勇气，她再也顾不得自己身上的痛楚，更顾不得自己此时的处境，猛然站起身来，凌厉地望向他：“不要，你们不可以这么做！”

那前来禀报的黑衣人不禁皱眉，望向秘色的眼神中生出几缕厌恶，却被蓝眸的男子压住了手臂：“木台里，听她说完。”

那叫木台里的黑衣男子遽然转身面对着秘色：“伟大的乌介可汗在问你的话，你快说！”

秘色微微一个眯眸。

乌介可汗……原来他就是回鹘的乌介可汗！

那么说，掳了自己来的这群黑衣人便是陈兵边关、时刻有可能与大唐开战的回鹘人！

秘色的掌心涔涔涌起冷冷的汗。本来还以为这不过是大漠里的马贼，如果搬出陆吟的名号，说不定还有可能震慑住他们，给自己寻得一条自保之路。

可是，他们是回鹘人，是正与大唐、正与陆吟敌对着的回鹘！不是乌合之众的马贼，而是堂堂傲啸西域的番邦大国！陆吟，此时不但不再可能是自己的救命稻草，反倒可能是最要命的一道催命符！

秘色的唇齿，干渴更甚。她努力地用舌尖润了润唇，迎着乌介可汗湛蓝的眸子：“可汗，您是回鹘的君主。那么小女斗胆请问，为君者最重为何？”

乌介可汗望着秘色的蓝眸轻轻一闪，继而万般肯定地说：“天、下！”

秘色微微点头，舌尖再度轻点红唇：“天下，何谓天下？天下乃是万民，天下的一食一器都全赖万民制造！没有万民的天下，只能是荒野涸泽；没有万民的君主，只能是孤家寡人！没有万民，国家何以生存；没有万民，政令因谁而设？故，天下便是万民，万民即为天下！”

秘色轻顿，语气放柔：“小女相信，乌介可汗定然是一代明君。身为明君者自然爱惜子民，尊重生息……”

木台里被说得云里雾里，眼神泛着不耐：“可汗，休听这汉女啰嗦！我们目下，粮



草供给本来就不宽裕，多一个活口就要多浪费一份粮食！”

乌介可汗却是一笑，湛蓝的眸子望住秘色：“放了这些车夫，倒是不难。只是看你，有何交易的资本了。”

秘色高高地仰起下颌，微微闭眸，深深吸进凉爽的空气：“可汗，小女知道，既然可汗没有在大漠取了小女的性命，反倒迢迢地将小女带回，那么可汗就一定只是想留下小女这条命在的。虽然，小女不知自己这条命对于可汗有何用处，但是既然可汗不杀，那么小女这条命就一定是对可汗有可用之处的……”

秘色缓缓地将下颌收回，眼光一点一点逼近乌介可汗：“那么，小女斗胆，用自己的一条命，换所有大唐车夫的性命！”

乌介可汗湛蓝的眸子倏然幽深，紧紧凝注着秘色：“你的命早就攥在本汗掌心，你有什么资格拿本已是本汗的东西，来与本汗交换？”

秘色惨笑：“不一样的，可汗。如今小女性命虽然已在可汗掌心，但是可汗攥住的不过是一副行尸走肉；而如果可汗允了小女的请求，那么小女便甘愿将自己的一颗心奉上……从此听命，甘随左右……”

乌介可汗湛蓝的眸子里闪着探索的光，他一步步向秘色走来，每一步，对于秘色，都是一次惊心动魄。

秘色努力压抑着心下的慌张，平展眼神，迎上乌介可汗的眸子——却没料到，乌介可汗望住她，可是手上的动作更快，只听得“咔嚓——”，披拂在肩膊之上的窄袖襦衣已经被乌介可汗的一双大掌撕裂！

3. 秘色乍放

秘色屈辱地紧闭双眸，却紧紧握住自己的掌心，不容许自己惊恐地叫出声来。

一股温软的湿热，柔柔欺上肩头与锁骨之间的肌肤，乌介可汗的嗓音忽然变得温柔，在耳畔悄然带起酥麻的暖风：“这些，陆吟都还没有碰过吧……好，本汗答应你，放了那些车夫……从现在开始，你将不再是陆吟的妻，你是我乌介可汗的女人，专属的女人！”

一阵酥麻的感觉从心底蓬勃生起，仿佛一根曼妙的藤，招摇着爬满四肢百骸，秘色忍不住勾紧了脚趾，生生扼住喉间几欲流窜而出的吟哦……

听到乌介可汗的允诺，秘色欣喜地睁开眼睛，却愕然发现——肩头那温软的湿

床第之事，闺房之秘，在这里竟然成为这般地煌煌堂上！

秘色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耳朵，想要逃开这被施加于精神之上的折磨。可是那声音却如软体的小虫，轻易地逃开任何的障碍，生动灵活地直直钻入秘色心间，搅动得秘色心下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烦乱。

大约半个时辰之后，乌介可汗从米娜瓦尔的帐篷中闪身而出，身后是长发披散、面颊绯红的米娜瓦尔。

米娜瓦尔娇羞地拉着乌介可汗的衣袖，垂首低求：“可汗，今晚就宿在米娜瓦尔的帐篷中吧……”

乌介可汗的眸子里，却丝毫看不出一点留恋，他只是淡淡地安抚米娜瓦尔：“牙帐中还有政务没有做完，你乖乖地进去睡吧，本汗过两天还会再来你的帐篷的！”

米娜瓦尔的眸子里，悠悠闪过一串泪光，却被忍住了。那刚刚沉沦在激情中的女子，本来以为可以凭借着可汗的恩宠，可以邀得他多一点的怜爱，却没想会得到他毫无怜惜地拒绝。

秘色望着米娜瓦尔离去的背影，心生怜悯。可是却没想到，自己的视线，下一秒便直直撞进了乌介可汗投来的目光中，躲无可躲。

正在此时，忽然有一个士兵打扮的回鹘男子来报：“可汗，与您同去拦截粮草的迪力与阿斯汗的尸体已经找到！”

乌介可汗湛蓝的眸子忽然一片寒凉：“他们是被大唐所杀！好好安葬他们，重重抚恤他们的家人。他们这笔帐，我会跟大唐好好算清楚的！”

秘色的心，悚然一惊！

秘色记得，整场暗夜的劫杀中，根本没有看到一个黑衣人死在大唐士兵刀下。也许是事出突然，让大唐士兵来不及反应；也许是多日奔波，已经耗费尽了大唐士兵的体力……总之，那一夜，大唐的粮草押运队几乎失去了反抗的能力，更遑论反击……

秘色记得很清晰——有两个意图杀掉自己的黑衣人，反倒是最终被乌介可汗斩杀在马车之前！

刚刚他们所说的两个人，莫非就是那两个？

可是，明明是乌介可汗亲手杀了他们两个，可是他却为何要将这罪责栽赃在大唐头上！甚至，语意中分明有想以此为借口，攻打大唐！

一股巨大的火焰，腾腾燃烧于秘色的胸臆，她大喝：“你撒谎！他们根本不是死在大唐士兵刀下！是你——杀了他们！”



秘色惊喘，身不由己地随着那姿势而仰高下颌，眼睛被迫直直地迎向乌介可汗怒涛翻卷的湛蓝深眸。

他要做什么？他要如何惩罚自己？

秘色心下警铃大作，却已经来不及阻住乌介可汗如山一样倾覆下来的身子！

乌介可汗用自己的胸膛，抵着秘色的身子，将秘色困在了自己的怀抱与粗大的柱子之间。两个人鼻息相闻，视线交缠。

胸膛内翻腾的滔天怒意，再加上身子下传来的柔软的触感，一举激发出乌介可汗骨子里狼一般的野性！他粗喘着，将自己粗粝的身子紧紧贴住秘色，狎昵地滑动，尽情地享受着秘色的柔软与曲线。

秘色登时几乎晕厥。

一来是惊恐，二来则是蓦然翻卷而起的陌生情潮。毕竟是未经人事，秘色对于身上奇异的触感、口中的干渴，还有心底莫名的烦躁都无法理解，只觉得自己恍如被掷入波浪，一时涌动上天，一时跌落入地……

乌介可汗满意地看着秘色眸子里点点涌起的迷乱，还有她不经意间舔舐红唇的举动，他觉得自己的身子越发紧绷，如果不是尚身在牙帐，身旁还有九位议政的宰相，他真的就想长驱直入，放纵自己的欲望得以尽情释放！

托依汗忽地高叫：“可汗，干得漂亮！看这小娘们儿一下子就气喘吁吁了，估计她早忘了该怎么跟您顶嘴了！”

托依汗的话让乌介可汗更为勃发，他忍不住地伸出一只巨掌，握住秘色的一方柔软上下揉搓，在秘色终于忍不住地吟哦出声的刹那，将自己的唇覆了上去，喑哑地低吼：“不许叫，不许！你的叫声只能给本汗听见，别的男人谁都不准！”

乌介唇舌的突然捣入，让秘色仅存的一丝理智飞升天外，她只觉得脑子昏昏沉沉地热，身子变得时而羽毛一般地轻盈，时而又铅坠一般地沉重……

双腿越发酸软，秘色想用手撑住乌介可汗以稳定自己渐渐下滑的身子，却突然醒悟，自己的双手早已被他制住，此时正被牛皮绳绑缚着高高固定在头顶的上方！

双手一挣，牛皮绳便更紧地勒进了手腕的皮肉。疼痛让秘色的神智渐渐回归，她猛地想起，原来此时还有九个旁观者在！乌介可汗这般当众羞辱她，就是为了惩罚她之前的言语不敬！

应该痛苦的，不是吗？

可是这缠绕在身体深处的、层层涌动的酥麻快感，又是何为？

5. 春波眼前

秘色仔细地将最后一缕发丝拢好，插上一柄嵌了红宝石的牙梳。

抬眼望镜子，镜中的米娜瓦尔身着红色连身回鹘长袍，紧窄的袖口和胸口的翻领都有连珠团花纹的金色刺绣，满头的青丝高高梳成椎髻，鬓边斜插一支金钗。

瓜子形的玲珑面容上，浓密而细长的娥眉，在双眉间会和，连成一线。幽邃的眼窝将那盈盈秋水一般的眸子，掩映得更为迷人。润泽的唇，不点而红。腮边点了两点飞燕状的画靥。

回鹘女子本就白皙的皮肤，衬着红色，更显得白暂无瑕；回鹘女子鲜明玲珑的五官，在妆容的映衬下，益发娇美动人。

即便同为女子，秘色都不由得呆了一呆。

米娜瓦尔在镜子中娇羞地望着秘色：“秘色，你的手艺这样好。如果当日没把你从可汗身边要来，那我今日可要后悔死了呢……”

听米娜瓦尔提及那日，秘色的神色不由得倏然一黯。

米娜瓦尔所说的那日，正是秘色在回鹘牙帐当众受辱的那天。

乌介可汗本来是要用这样的办法小小惩戒一下秘色，并且也是要在九位议政的宰相面前强调自己的权威，可是却没想到，自己的欲望竟然也在这过程中被熊熊挑起，当他想再一步深入时，却被突然冷静下来的秘色冷冷地截断！

秘色意识到自己当下的处境，知道自己双手被缚，能够挽救自己的，只剩下一张嘴。

当乌介可汗再次将唇覆上来之时，秘色寒着声音，一字一顿清晰地说：“请拿开你的臭嘴！”

乌介可汗那氤氲着欲望的眸子倏然阴鸷地眯了起来，脸颊上勃发的红潮蓦地减退：“你说什么！”

秘色迎着乌介可汗的眼光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们回鹘人，向以腥膻畜肉为食，不食菜蔬，不敬礼仪，不事斋戒……你嘴里呼出的气，每一口都是奇臭无比！”

乌介可汗勃然大怒，大掌一把扼住秘色的喉咙：“你找死！”

几欲窒息的痛苦，当众受辱的委屈，再加上对于未来的无可寄望，秘色再也无法忍耐，一行清泪顺着腮边静静流淌，她迎视着乌介可汗惨然冷笑：“是的，可汗，秘色求



指控……自己，原来在甜美的梦中，便成了乌介用来自保的工具。

那些恍惚中的柔情蜜意，那朦胧里的眷恋钟情，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

呵呵，哈哈——可笑，真是可笑，堂堂回鹘帝国的可汗，身边美女如云，怎么可能对自己这样一个平凡的唐女，那般地不同呢？亏自己当时还曾百转千回地深深思量……

可笑，太可笑！

更为可笑的是，自己归唐已经有数日了，竟然还没有见过陆吟的面。

原来那位“救了”秘色的“牧羊人”向陆吟禀报说，大漠中近来流窜有一支突厥马贼。据他说，那队突厥马贼专劫从丝绸之路经过的商旅，如果遇上“活儿”不好的时候，就算是军队的给养也不会放过。照此看来，大唐粮草被劫，很可能便是那队突厥马贼所为……

当年大唐与突厥的战争延续了数十年，后来在回鹘的帮助下，大唐终于攻破了东突厥。虽然突厥已灭，但是大唐一天也没有放松对于突厥余民的警惕，但凡一听说与突厥有关之事，防范之心立时加倍。

所以，一听说西域境内有一队军事化的突厥马贼，陆吟自然不敢等闲视之，亲率军队前去剿杀。

秘色与陆吟之间的初见，便这样被延宕了下来。

秘色抿了一口青瓷茶盏中的香片，用艾青色的帕子轻沾唇角。

她知道，什么大漠的牧羊人，什么突厥马贼，这些不过都是回鹘的计谋，用这些障眼法扰乱大唐的防备，以给自己争取足够的时间和条件，重振旗鼓，续写曾经统领西域的辉煌。

如此说来，自己根本从一开始就是乌介可汗的一枚棋子，所以他才会留得自己命在，所以他才会对自己另眼相看……

心神恍惚之间，忽地一阵清风吹来，打着旋儿卷走了秘色指间的帕子，飘飘摇摇直向画楼之外飞去。

秘色惊呼。并非是那帕子有多贵重，实在是那艾青的颜色与秘色瓷如出一辙，遍天之下除了秘色，再没有哪个女子拥有这般颜色的帕子。秘色潜意识里，便将这帕子看做自己的分身，自然珍爱。

秘色爬上栏杆，伸直了手臂，绷直了团扇想去捉那帕子，只听得侍女一声惊呼，秘色一分神，身子一滑，整个人便直直向画楼之外，倾坠而去！

秘色的目光却顿住了。她不由自主地将视线投射向站在波斯商人身后的一名昆仑奴。

那昆仑奴卷发高绾，虬髯参差，赤裸的胸膛未着中衣，身上只披覆着一件宝蓝色的长袍。一条巴掌宽的黑色布带扎在腰间，完美地勾勒出他俊美的身形……

秘色一愣。隐隐间觉得那张脸，似有不对，却又一时间说不出不对在哪里。

秘色忍不住又仔细望了一眼那人的眸子——恍如魔法乍现，秘色竟然突地无法自持，面颊爬上幽幽的红晕！

那眸子，那眸子湛蓝如波，深情潋潋！

秘色惊呼出声：“啊！……”

听得秘色惊呼，陆吟立即倾身回护。当看到秘色颊上突起的绯红，陆吟便不避嫌地用自己的唇轻轻碰触秘色的额头：“昨夜受凉了么？额头很热……”说着猿臂一伸便将秘色横抱起来，走向床榻，边吩咐下人：“在偏厦给他们收拾两间房，安顿他们住下。夫人今天身体有恙，待明日再细细选购。”

波斯商人深深一揖：“多谢大人！”

秘色软软地躺在陆吟臂弯之中，悄然回眸，心跳地望见那昆仑奴直直投来的眼神，那湛蓝的眸子里，灰色的波涛翻卷汹涌……

夜半，无月。

身上沉重的压迫感将秘色从梦中惊醒，想要张口呼唤芜烟，一只大手已经将秘色的口死死掩住！

是谁！

出于本能，秘色拼命地挣扎，这时才发现，原来不止是自己的口，身上也已经被一个魁梧的身躯死死压住！

“别动，是我！”一声粗哑的嗓音在秘色耳畔响起，秘色的心蓦地停止跳动，身子也忘记了继续挣扎。

是他……

他熟悉的气息充盈在鼻息之间，秘色忽然觉得鼻子一酸，仿佛受了委屈的孩子一般，泪水不由自主地便流了下来，烫烫地滴在了乌介可汗捂住秘色的手背上。

乌介可汗的手，微微一颤。

因为自己的两只手和整个身体都在忙着控制秘色的身子，乌介可汗只好用自己的唇，点点啜下秘色颊上不断涌出的泪珠。

这久违的亲密，蓦地同时点燃了两个人的身体，一阵快意的电流从他们之间刷地窜过。

乌介可汗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激情，闷哼一声，松开捂住秘色口的手，转而用自己的唇舌代替，狠狠将秘色樱桃一般的红唇吻住！

无边的炽热滚滚而来，仿如火火倾泻，秘色忍不住拱起身子，想要更紧地贴近他，以便确认这不再是梦中的情景。

恍如两只困兽，窄小的床第之间，成了他们彼此缠斗的战场，片刻过后，随着浓重的气喘吁吁，两个人的衣衫早已凌乱不堪。

突地，夜空中猛然有一线电光闪过，紧接着一串响雷从天际轰隆隆震天动地地滚来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突起的狂风，扯动镂花的窗棂，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！

突来的天相，猛然惊醒了秘色。

秘色的心如遭重击：我这是在干什么啊！他是回鹘的可汗啊，他偷潜入大唐边关，为的绝对不可能仅仅是我啊！我这样，岂不是在通敌叛国；我这样做，哪里对得起以真心待我的陆吟！

心下突乱，秘色重又开始挣扎，不断扭动着身子，抵挡着乌介可汗身子的进攻！

秘色的反抗勾起了乌介可汗深沉的怒火，他一边加重身体的摩擦，一边闷声嘶吼：“为什么，为什么！你是我的，你身子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我的！可是你却让他碰你，你好胆大！我要惩罚你，我要狠狠地惩罚你！”

滚烫的唇舌，粗粝的大掌，疯狂地在秘色光裸的肌肤上恣意游走，仿佛一张巨大的网，牢牢罩住秘色，无论秘色怎样挣扎，都无法逃开……

正在此时，猛地传来叩门之声，陆吟温润的嗓音里夹着一丝忧虑：“秘色，你还好吧？雷声这么响，让我进来陪你吧！”

闻听是陆吟的嗓音，乌介可汗先是一僵，继而邪邪笑着，凑上秘色的耳垂：“他来了，太好了。让他听听，你在我身下发出的声音，该有多么迷人吧……他根本都没有听过……”

乌介可汗灵巧的唇舌忽地捣入秘色耳廓，温软与粗粝交织带来的快感，一浪又一浪袭来，秘色忍不住呻吟出声，却在临出口的刹那，被秘色死死地咬在了唇内。

不行，不能让陆吟知道，如果他此时进来，虽然可以解了我的围，但是也会亲眼见到我与乌介可汗之间的不堪……

不要让他知道，不要……

秘色拼命的克制，更加激怒了乌介可汗，他猛地撕裂秘色的衣襟，垂下头去一口

便含住了乍然绽放的粉红蓓蕾！

疼痛、快感、羞耻，纠缠在一起，一起袭向秘色，秘色终于忍不住：“啊……”地叫出了声！

门外的陆吟一听得秘色的轻呼，变得更加焦急，拍门的声音陡然大了起来：“秘色，你怎么了？快开门，让我看看你！”那薄薄的门剧烈地摇动着，仿佛随时可能被陆吟掌力震碎！

惊恐宛如毒蛇，朝向秘色张开了血盆大口。秘色望着那摇摇欲坠的门，拼命压抑下几乎要将自己扯入昏晕的快感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、没、事……我、已经、睡、了、你、放心、吧……”话音未落，秘色忽然觉得膝盖背后的敏感肌肤上，忽然传来一阵唇齿的吮吻与咬啮，全无防备地，一声突来的呻吟蓦地就冲出了口，再也没来得及拦住！

乌介可汗湛蓝的眸子里，笑意连闪。秘色知道，他是故意的！

他不但怕陆吟知道他在，甚至他根本就想让陆吟听到自己的呻吟，最好再亲眼见到他们身子的纠缠！

3. 犹记小桥初见面

听到秘色又一声呻吟，陆吟的担心更甚。虽然秘色明确地说自己没事儿，但是她却偏偏连着几声闷哼，隐隐听去还能听到粗浊的喘息，就连床铺都似有微微的吱嘎之声……

陆吟皱眉：“好吧秘色，既然你已经睡下了，那我就不进去了。我在你门外坐坐，等雷雨过了就走。你好好睡吧，门外有我呢……”

秘色呆住！

陆吟并不准备离开……他说他要在门外陪着自己，等雷雨过后再走……

这般的深情，这般地细致，而自己偏偏又在做着一件最不知羞耻、最令他蒙羞的事！

尽管是被乌介可汗强迫主导，但是那声声吟哦根本就是从自己口中溢出的呀！

而且，秘色抬眼望了望黑云密布的天空，今夜的雨恐怕不会早停，这岂不是说，陆吟很可能要在自己门外守候一夜！

那么，乌介可汗势必便会一整夜无法离开，而自己便会一整夜成为他身下的奴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……

那眼底的春色，眉间的婉转，竟已经那般深刻而明丽，深深牵扯住陆吟的心神，浑然忘我……

听着陆吟的娓娓诉说，秘色的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真的没想到，那一年，情根深种的并不只是自己……

“望着你，我便愣了，呆呆地只知道追寻你的身影，发觉自己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清高与自恃。待看到你的眸子紧盯着一个面人儿出神，我几乎是抢着将那个面人儿攥到手中，递到你跟前，为的，不过是你抬眸，专注地看我一眼……”

轰——秘色的心宛如堤坝被春水击穿，浩浩汤汤着绵绵不绝的感动，催动着泪水变成穿着线的珠子，串串滚落……

陆吟，陆吟，上天为何这般弄人！

原来都是这般地情根深种，原来只待鸳鸯梦得圆，却怎知半路生出这般的枝节！

我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我……

只有你，还带着那般的痴情，犹然立在那年的柳荫春色之中，眸光穿透十年的光阴！

陆吟，陆吟……

在陆吟的脉脉深情中，秘色浑觉自己的灵魂和身体渐渐分离。

身体依然还在乌介可汗狂鸢的控制之下，而灵魂却渐渐飞升，恍然见到那年的江南，越州春日，柳色倾城，穿着翠色裙子的自己，凝对着素衣长衫的他，一根五彩斑斓的面人儿，欢喜地站在两个人交握的手中，笑意嫣然……

秘色的突然变化，让乌介可汗生出错觉。自己眼前、手中的秘色，忽然如失却了灵魂的玩偶，笑得那般迷离而又遥远。

乌介可汗不觉一惊，就仿佛，看着她的生命在自己手中一点一点地消散，纵然自己拼命地想玩挽回，却无力，更无从，纵有一身神力，却只能挪开自己的双手，点点看到自己的无能与软弱！

乌介自然省得，秘色突来的变化，完全起因于门外陆吟的柔柔诉说。那般的深情，别说秘色，纵然自己，也不觉心下生出丝丝的感动。

自己迫在肌肤的强势，却根本比不上门外的袅袅诉说……乌介可汗无法接受这样的情势，急乱之下只想着重自己的力量，强行夺回秘色的心！

乌介可汗低吼一声，猛然将秘色身子反转过来，不由分说地抬高了秘色的腰肢！

纵然未经人事，但是秘色也能从乌介可汗肢体所传达来的讯息，猜想到这样的